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存目叢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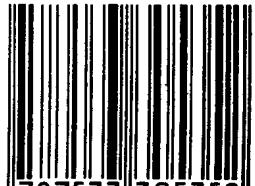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六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36/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六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75 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六六冊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吳侍御奏疏一卷

〔明〕吳玉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十六年祁窩藻刻本

治河奏疏二卷

〔明〕周堪廉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乾隆周碩勳念茲堂刻本

眞定奏疏一卷附一卷

〔明〕衛楨固撰 附 衛執蒲撰
無錫市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衛執蒲刻本

李文襄公奏議二卷奏疏十卷首一卷別錄六卷年譜一卷

〔清〕李之芳撰 年譜 程光祖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清忠堂撫粵奏疏十四卷清忠堂署理總督奏疏一卷(一)

〔清〕朱弘祚撰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吳侍御奏疏一卷

〔明〕吳玉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十六年祁寯藻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侍御奏

疏一卷》提要

侍御吳公奏疏序
自古國家養士之典至明爲極隆而士之所以報其國家者亦至明爲極盛迨萬曆天啟之末奸臣當國閹黨擅權士之所以受其摧挫而誅滅者亦至此爲極慘而直言諫論之風未嘗少衰乃釀其禍沿至東林亦何酷烈之甚也當其時國家之養士仍未嘗不厚而卒至是者豈人主之過哉皆以士之滅天理而汨其良心者自相戕賊以傷其類之過也往者予備員明史館凡一代忠義節烈以及直言敢諫之士並匹夫匹婦之能以節義殉國者罔不留心加意搜羅詳載其事而慨嘆焉亦謂可無遺憾矣比奉命來壽邑訪世之故家舊族以求鄉先生之歿而可祭於社者多不概見獨余丁酉同年吳錫九先生諱延齡其曾祖侍御公諱玉者以忠謙見旌於朝邑之士夫皆以大家首推而先生已早逝因得觀其二子長曰晦次曰俊皆爲邑名諸生晦遊京師爲文穎館校錄官皆能世其家學一日出其高祖侍御公疏稿一冊以求序於余余受而讀之其所爲奏疏者凡十篇而參劾奸臣者八清核各款者一懇辭加衡者一觀其一字一句皆由忠肝義膽披誠而出爲之三復熟讀乃作而嘆曰如公者誠不愧忠讞名臣矣哉方莊

烈帝御極之初百務振新羣奸殲戮中外臣民咸皆引領以爲中興之主矣而多明寡斷善不盡勸惡不盡懲公乃侃侃悉陳頻頻疊奏必求上之聽從而後已卽如一楊維垣也揭其義子孩兒之名以恥辱之加以孝子國士之報以置罵之而使趙興邦阮大鍼徐大化周大成孫之獬等黨惡之罪以彰並使楊左諸人及韓爌文震孟鄭鄖等沈冤之恨以雪此忠臣明於賢奸之辨以首啟聖聰者也一王在晉也因其冒濫軍功叨竊世襲一糾不已至再再糾不已至三直至嚴諭以革職明示以寬貸而後止此忠臣嚴於除奸之心以求聖斷者也

二

一劉鴻訓也始則以其新政可觀遂因高捷之狂吠而仗義直討終則以其納賄有據遂因張慶臻之夤緣而據實直陳非公之愛憎懸殊由鴻訓之初終易轍也蓋其忠義之心勿貳勿疑因物付物無所徘徊無所迴護直道而行有如是焉爾其於周大成也則以楊維垣雖已革職阮大鍼等雖已回籍而周大成逃躲票擬獨爲其辭雖指斥內閣而其意實責在輔臣以爲履霜堅冰之戒此忠臣之苦心所爲彈劾而不能緩者也至如清

三

核七款深謀遠畫以籌國計蓋此時兵餉所關甚急省一分浮費卽增一分軍需此更忠臣實心爲宗社邊疆之計非平日言利之臣營營於損下益上之私也至若懇辭加級一疏只以職在言官分所當盡但知有裨國家豈願邀榮一已以閑小人希寵之漸此更忠臣實心所爲愧遜不遑非故爲謙退之詞也觀公之十疏雖窮一斑已覩全豹實一代忠讞之臣其愛君憂國之心已可爭光日月此上諭所以有忠讞之褒也固宜不次擢用以輔弼王室豈不足以成中興之美乃僅以河南參議終不大可惜哉及考之明史未嘗專爲立傳僅以其行事附於李標劉鴻訓王在晉三傳之內標傳稱劉鴻訓以增勅事爲御史吳王所糾帝欲寘鴻訓於法標辨其納賄之誣帝不從鴻訓遂以增勅戍等語劉鴻訓傳稱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咸言慶臻行賄有跡不知誰主使御史劉玉言主使者劉鴻訓也鴻訓乃謫戍代州王在晉苗思順削籍張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玉稱劉玉此豕亥之訛耳考之全史有兩劉玉其一爲孝宗時進士萬安人贈刑部尙書一爲武宗時磁州人歷

副總兵則鴻訓傳內所載劉玉者可辨而知其爲公

矣合觀三傳與家藏奏疏所載無異惜公之履歷與生

平行事未嘗獨立一傳若非詳加校勘則鴻訓傳所載

之劉玉者又孰知其卽爲公也是故史館纂修之事必

不獨取之內府實錄等書卽外而野史家乘亦必搜羅

殆遍且合諸傳而成於一人之手前後互校細加討論

方無訛誤故古人每出一書而正訛訂誤考其之書不

旋踵而疊出非作者之學識不及後來特以篇帖浩繁

未暇校訂殆不獨此一書而已余讀公奏疏而略序其

概他日仍當爲公立家傳示其後人以傳不朽也是爲

序

乾隆八年歲在癸亥仲夏上浣之吉

賜進士第翰林院庶吉士

欽點三禮明史兩館纂修官

官保舉博學鴻詞前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館纂修官

原任山西壽陽縣知縣後學江都金門詔頤首拜撰

糾同惡邪臣疏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吳玉謹奏爲直糾同惡邪臣以清

仕路以維新政事竊惟國家去邪之典與用賢之典原

並重故書稱勿貳隨繼以勿疑誠以邪不去則賢不得

任有不得姑息爲者況以巨奸之盤據爲羣奸之綫索

者乎巨奸者誰楊維垣是也羣奸者誰趙興邦阮大鋮

等是也臣謹爲皇上直陳之維垣天啟三年一例處之

死灰耳值逆璫銜怨楊左諸人之際先諸媚臣認爲義

子故孩兒之結納中旨之起用俱自維垣始君子已於

是知履霜矣乃維垣遭逢旣偶辣手橫施一時正人君

子百方羅織殺戮殆盡迄今迴想當日諸臣所遭光景

朝衣冠而暮楚囚酸盡路人之鼻屍流蛆而血化碧慘

傷忠義之心則維垣之肉其可食維垣之皮其可寢耶

幸天祚皇明神聖御宇一切魑魅之徒如日當空無處

躲閃乃維垣早爲知覺猛爲抽身以爲不尋一絕好題

目以占後來地步則護身之符不靈不參一絕大奸同

以爲逆璫出脫則冰山之倚易倒遂舉從前惡狀盡委

罪於逆璫而於忠賢則段段獎譽字字揚誦含元凶而

問羽翼意欲何爲然猶曰維垣爲忠賢也予則宜爲忠

賢也諱不忍翹其親之過以爲名幹盡之道宜爾也迨

巨璫殲而衆怨雪奸焰冷而泰運新維垣之面目旣經一番脫換則維垣之肚腸亦宜加一番洗濯孰知梟性到底難除鷹眼終久不化把握朝政毫不放鬆虎視廷臣堅持已見非我族類竟爾加膝升天是吾正人立見擠淵下石試舉維垣管察時之所行孰非植黨之圖而狐媚之阮大鋮登啟事矣老於殺人之徐大化透信通靈之周大成騰薦牘而補中書矣清直有執之韓爌重抑以非賢表表詞林之文震孟錚錚史館之鄭鄧厚誣以莫須有矣諸如此類未易更僕豈維垣好惡之性獨

二
與人殊抑亦其孝於忠賢與孟莊子合故不改其臣不改其政耶猶又曰忠賢以國士遇之故維垣以國士報之以愧天下爲人臣子之懷二心者也至世局乃無著之字則左右之袒原自可以不分朝事非一家之私則營壘之說豈必從頭提起且皇上消融意見之諭再三不啻醉切何猶以魔話鬼語弄影於白日青天也耶想其間中籌畫必舉海內名賢滿盤打算一番用以供刀俎之用冀我皇上一時誤聽之隨掣出簪日手段爲此時一番新著必且曰某某爲三千諸佛也某某爲五百羅漢也某某爲八大金剛也某與某傳衣鉢某與某圖

三
享受西方極樂世界也將見昔以點將諸錄殺之尙餘碩果者茲以無端妖言殺之必無噍類矣清流白馬之禍尙忍言哉今維垣雖數經彈射然止聽部議尙在不灰捲土之計與言至此良可寒心伏祈皇上大奮乾剛立施睿斷削維垣以洩衆怨之鬱不必滋部議之藤葛白不黑之間而諸奸又一概藏頭竝未經摘發必爲然罷諸奸以快輿論之公立清其羣枉之糾纏庶朝靈清而新政光矣抑臣更有慨焉邇來魏腥崔汚不獨濁人耳目抑且染人肺腸卽如要典一書倪元璽以虛公之見奏請欲燬而孫之獬伏闕上疏與閣臣力爭不可甚至破涕以道何耶無論燬要典非可哭之事君門非痛哭之所而冊封之際更非宜哭之時之獬乃附庸歎歎不幾病狂喪心也耶且忠賢以要典一書殺盡天下幾許名賢之獬不聞涕泣以道乃哭要典一書也則非哭要典也哭忠賢耳哭要典不能以假借之威靈庇忠賢於昔日更不能以遺留之牆壁護今日之忠賢耳此其爲逆璫私人不問可知統祈聖明嚴處焉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五月初七日具題奉聖旨楊維垣革職阮大誠孫之獬各引疾已有旨了趙興邦原未起用徐大化

久回籍不必深究該部知道

再糾同惡邪臣疏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吳玉謹奏爲再糾同惡邪臣以伸言路之氣事臣於本月初七日題直糾同惡邪臣一疏以劾楊維垣而隨及趙興邦阮大誠徐大化並周大成孫之解等蓋以諸奸俱係維垣私人繩繩引動既欲招類以呼朋而且著存心更欲翻天而覆地爭世界消長鬪頭甚鉅也乃奉聖旨楊維垣革職阮大誠孫之解各引疾已有旨了趙興邦原未起用徐大化久回籍不必深究該部知道欽此夫寬處奸臣而不爲削除已非臣請劍之初意矣而獨周大成者二穴深藏百足強固

五

臣言自峻嚴閃如不聞聲彼身自綿票擬毫不貼體則觸邪之羊幾不敵憑城之狐矣以皇上聰明天縱一切邪類刈夷無畱孰能於青天白日作魔弄鬼而大成乃敢玩言官於掌股取票旨於袖中藏身於非刺不到之地自寬其罪以爲諸奸臣寬倘不一爲重究則前日之所以矯旨伏辜者不將笑人哉伏祈皇上查臣所劾奸臣六人而大成乃爾獨遺處分是何神通施此伎倆立爲正法以爲閣中近臣舞文自庇之戒至大成瞳朽睛枯玷內輪之清班剩魄殘魂爲崔魏之餘穢暮夜暗投二千金始進身於何人早晚密傳五緜音通消息於何地

臣固不必縷縷言之也臣止言此逃躲票擬一事而其

罪已不勝誅矣臣於此而又爲相臣規焉揆席之地一

切票旨爲天下持平乃么麼屬官且不能毅然一剖而
驕子怙之其又何能爲皇上斷乃公事以割天下也
臣願相臣自今以後當堅起勁骨洗清柔面於惟公惟
斷中尋千秋相業之隆不宜於且濡且染內負一代聖
明之主庶天下不足平而聲施竟無極矣臣謹因論大

成而併爲相臣效他山之石者以此臣無任激切待命
之至

崇禎元年五月十一日具題奉聖旨楊維垣阮大誠已

六

有旨了趙興邦在籍未起徐大化閒住姑免議周大成
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糾臺臣高捷疏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吳玉謹題爲臺臣躍治不祥微臣
仗義直討懇祈聖明嚴爲處分以保全盛治事慨自魏
崔擅權以來一切邪媚之徒盡出其門及殲滅之後抱
頭鼠竄者固多而脫換胎骨矯語人世者亦復不少世
道仍於此爭消長矣幸賴我皇上聰明天縱是非去留
參以睿斷而輔臣劉鴻訓復力爲主持故陰翳世界如
疾風之掃秋葉不獨義子孩兒之輩無處安身抑且藏
頭露面之夫沒法躲閃矣詎不爲亘古中興景會也哉
而何獨有懷捲土之謀圖苟城之借彈京兆五日之輔
臣以威劫百官肆辣手千刀之脣吻以籍制萬口如臣
同官高捷其人繼袁宏勲而狂吠者乎夫輔臣鴻訓非
簡在帝心望隆天下者耶彼其卓識定力中外臣民胥
引領丰采何竟來此讒人之口前茅漫爲吠影後勁復
術吠聲使斷斷休休之品蒙以萋菲貝錦之譏更且倒
翻清議變亂白黑舉明旨所處分楊維垣等諸臣俱代
爲極口稱冤豈以諸臣悉皆品係忠良而無端受輔臣
摧折耶試再一提衡而論楊維垣則以攻局護局幾成
鐵筒山河矣張訥則以殺人媚人變做羅織世界矣始
附逆璫繼附維垣人稱九尾神狐者非阮大誠乎先博

瑞喜後挑璫怒衆謂百足怪物者非霍維華乎出脫崔
賊釀成覆地翻天禍胎伏屍逆璫嘔出乾兒義子心肝
請修三案以定諸臣罪案爲出死力以斷衆正生機而
李恒茂孫之獵楊所修謝啟光之行徑又厯厯如譜也
止有一賈繼春嫉邪破黨差強人意而要典一疏終不
能復藏其短以自解於正人而捷乃以出脫羣奸之口
爲反噬輔臣之舌必欲翻案見奇何爲也耶則是西市
銷魂囹圄落魄施之忠義不爲慘而褫職天朝投閑林
壑施之奸佞便爲刻也則是砥節峻者被罪亦宜峻操
行奇者受禍亦宜奇而殺人多者議罪宜得減轉身捷
入

不識仁焉識慈孝不識慈孝焉識綱常而乃謂毀綱常
也不止坐井觀天竟是癡人說夢矣蓋捷與宏勲原俱
係魏崔嫡派彼見維垣墜其家聲已不勝色慘而心悲
又見諸子俱爲零落更不禁免死而哭泣遂借輔臣爲
發難之端假摧折爲反間之計硬射天山之矢暝揮反
目之戈欲掀翻株守之小窩巢以恢復滔天之大局而
耳寧知其事之不濟也哉今宏勲之處分已大快人心
而捷止薄罰示戒無論不足服宏勲之心恐此輩實繁
有徒目目相伺眈眈欲逞天下事尚有不可知者語云
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爲虺不推行將爲蛇言念及此則
力爲屏除無使滋蔓當不待臣辭之畢矣伏祈皇上鑒
臣剴忠削此奸佞庶清明之宇宙不驚餘燼之狂逞自
戢而主持之輔臣且不至奪於楚咻得以砥柱中流矣
崇禎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具題奉聖旨輔臣鴻訓識力
肝膽克佐新猷朕毗倚方殷高捷隨聲狂吠顯干清議
昨示薄罰尙寓愛惜言官之意本當重處念旣回籍姑
免究該部知道

天下有此殺人之綱常也哉且君道止仁父道止慈子
道止孝原並重於天下逆璫假要典爲題目恣行殺戮
先帝之仁受傷實多捷乃以爲倫理所係是不識仁既

請清核積弊疏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吳玉謹題爲錢糧三空四盡弊實百孔千瘡懇祈聖明亟爲申飭以清積弊事竊惟天下財匱極矣以小民言之加派頻仍極目盡蕭條之景水旱疊罹到處懷懸罄之憂是源頭之涸也以司農言之四方輸運中枯恨點金之無術九邊陳乞若雨苦搔眉以相煎是立盡之藏也以各邊言之年例積欠甚多頻穿望梅之眼窮軍瘡痍不起時興庚癸之呼是肢體之匱也有此三窮而不早爲籌畫以裕於不涸之藏徒以漠不相聞者塞大聲疾呼之耳以零星措發者應脫

自沉於國家一無緩急焉此誰非倉廩之米蟲乎是不可一爲清汰乎一曰冗役之太繁也夫吏胥服役於官以辦事耳而役多則費必不貲此卽富國猶能食之使貧况貧至於旦夕不支者乎今錦衣衛文思院太醫院光祿寺等役累千累萬何爲者耶雖清汰之明旨屢爲申飭而濫觴之餘習猶夫固然此誰非財用之耗蠹乎是不可一爲減汰乎一曰冗費之太濫也夫不獲已之費費之可耳至於以國家之公帑修寒暄之私情獲已乎不獲已乎每見撫按道府諸臣取禮州縣以修候問之忱不曰動無礙銀兩則曰取堪動官銀夫盡是公家

巾告匱之求此卽居平無事猶且不可而况在南北稱兵東西交証之際乎然論財於今日亦生無可生不得不以節其冒濫者爲生若弊寶之不塞而泥沙之濫用是以惟正之賦供尾閭之洩耳欲以裕國用而實京抵其可得耶而弊寶無窮臣請爲皇上厯陳之可乎一曰冗官之太多也稽古唐虞三代建官甚簡我朝設官幾至萬餘而今且何如也廢襲濫觴幾同關內之侯貂蟬滿座塞破監厥之席至於挂銜之武弁食粟之間曹內閣之中書視國初之官制無慮十數倍問其官爵居然王朝之名器也問其職掌則如鳧鳥之在水中自浮

常著者何也則以發銀之時出一層衙門受一番剝削而交納之時入一層衙門費一番打點是本源之地已自不清商民安得不冒濫官價安得不騰涌乎至於撫吏諸物大家俱視爲奇貨買辦者每用五以開十而總成者率見十以扣三互相隱瞞半不可破一稽查之而留於公帑者無算矣一曰興作之冒破宜核也夫修築之費已自不貲然稍一節省便自無算每聞各邊修理估工之時先自虛冒其中而動工之際遂自侵欺其內一切工食任其扣除有暗曠有明曠有小月曠有落雨曠甚至工已歇而費猶未止役已散而食猶冒支必將

主

其所估之銀盡瓜分而後已至於在內修理諸役其冒破視外爲尤甚一開十而十開百盡屬南陽不可問一嚴核之而省於公帑者鉅萬矣一曰侵盜之積弊宜核也夫書役人等嗜利類剖腹藏珠舞文可役神使鬼每有解納未到庫倉而冒取收管支領不留萬千而茫同逝波借透支借支之名色而恣意開消假小民拖欠之口實而任情乾沒故一遇縣數之官便猫鼠以同眠忽一遭精明之吏又東西以互扯此等情弊不可究詰若用心清查何難水落石出乎以上七弊皆百餘年積玩而成以致奸人之腹日飽國用之額日縮加派之賦日

增一日而匱乏之象亦日甚一日語云琴瑟不調必取而更張之乃可以鼓又云窮則變今正更張變通之時也伏祈皇上嚴勅內外當事諸臣打起精神洗開情面當以徹底清楚者塞百千漏卮之孔毋以苟且因仍者誤軍國永遠之籌當以同舟共濟者合力清核以畱有餘不盡之藏毋以互相觀望者彼此推委以掣清查任事之財庶司農無仰屋之嘆而士馬有騰飽之象矣崇禎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具題奉聖旨邇來東西交証度支匱乏所奏清核七款深裨國計凡臣冗役內著各衙門恪遵祖制清查開奏外著撫按官查明報部奏革

主

兵餉等項侵欺虛冒種種耗蠹務要澈底一清盡法裁禁嚴塞漏卮本內數款要著實申飭行該部院知道

請勘問泄旨中書疏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吳玉謹奏爲直糾洩旨之人以重政本以定罪案事項新進小臣張星等借用同鄉公銜具館額蒙恩再加一疏中間妄引未下之旨率意瀆奏致我皇上震怒召問詰責旨從何來蓋已洞鑒繇內洩外定自有人借訛諱真當別有故隨嚴譴列銜之張士範而併懲輕瀆之張星天威震疊臣工悚懼日來恭繹明白知聖意所重原在洩旨之人於士範星等初非有意於過督也臣密偵博訪業得其人惟是此中曲折尙未透知是以不敢倉皇入告近聞邸報見張星認罪一

疏及發抄一揭滿盤托出與通國之論印合不爽臣始知疏雖草自張星而授星以引入之旨實進士葛逢夏也逢夏又得之郭永泰永泰又得之蔡有聲而有聲固內閣中書周承禹之館賓而永泰之心交也當日輔臣票擬之後或一時未及慎防承禹以爲好音而竊得之有聲以爲先著而亟傳之永泰與逢夏咸謬爲真確而從臾之張星等之公疏於是旦暮不能待矣夫館選公典猶可共諒其無他倘軍國重情豈宜輕爲之外市自非皇上超然遠覽灼見弊源將輕洩者盤據於覺察不及之地而輕信者又巧遁於彼此交卸之關不幾於南

陽不可問而叢神反可假乎伏乞皇上立賜乾斷將周承禹蔡有聲郭永泰葛逢夏張星及張士範併下法司細細勘問務使直窮到底庶幾水落石出則有罪者不至漏網而無辜者可免代僵其有俾新政匪淺鮮也抑臣更有請焉中書爲內翰清班外吏羨若登仙乃邇來市井之徒夾雜其中非以文學取非以事例進巧爲夤緣希爲代題朝遊棍而暮冠裳矣名器之亵越莫此爲甚臣前日有三空四盡一疏欲汰冗員而隨及內閣中書夫非止爲司農塞耗蠹實欲爲綸屏清匪類也今洩旨之人果在中書豈非此輩無賴小人不自愛惜之一證也耶臣以爲清華要選關係匪輕人固以官重官猶以人重莫若定其員數考孝廉恩選之有文行者始爲題補更中外一體陞轉庶人皆自愛其鼎而要地之奸類清矣臣謹因論承禹而併及之伏惟睿照施行奉聖旨增館一事前輔臣在平台面奏稱係東閣閱傳後又查出洩旨之人似此冗聚喧傳轉相遞洩甚非所以肅禁屏而嚴政本也張士範列名疏首乃在朕前遮飾佯爲不知情屬欺侮已併張星周承禹等下法司擬罪來看今後事干處分諸臣惟宜靜聽吳玉明參暗救輒起紛議姑不究該部知道

糾王在晉濫冒軍功疏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吳玉謹奏爲樞臣叨冒不相干涉之功掩飾無可推委之罪謹據實直糾以正法紀事竊惟國家所以鼓舞豪傑整肅區宇者無過賞罰二端倘賞得濫膺罪得倖免雖聖帝無以治天下所以古來英明之世無功者雖敵榜必惜有罪者雖愛妃不免法紀之所在原有豪不可假借者也乃有敘功則恣其冒濫有罪則任其遮飾若樞臣王在晉者可異焉臣請先言其敘功之濫觴而後言其邊情之隱匿可乎夫當時奢尙發難勢甚猖獗賴川中文武將吏戮力同心滅此朝

既以局外之功濫叨其寵靈豈得以局中之罪顯逃其斧鉞乃今夏大同之失事豈小歟耶插酋入犯橫肆殺戮血色變雲土成殷屍骸同燕山共積慘傷之狀從來未有數百年生聚一朝殆盡計人畜之所屠掠不下二十餘萬而正在晉正位樞席之日也自矜爲應運有千端者安在耶且失事之後不聞席藁待罪更於皇上召擄掠無多使果有屠戮別情臣必不敢互爲隱匿一時羣臣無不共聞今其言猶在耳也乃大同殺戮之慘亦旣彰彰較著矣則在晉爲隱匿乎非隱匿乎昔楊國忠雲南之役覆師二十萬更以捷聞唐祚遂以中衰然雲晉當日不聞發何奇策運何操縱茲當敘功之時乃厚自誇訛攘錦衣之世襲叨爵賞之殊恩且舉年月不相涉封疆毫無與者濫爲加廕加級加賞以爲一已解嘲似此無功之賞卽旁觀者且代爲愧矣夫逆璫時走一狂奴而封廕滿朝到今遺爲笑柄而在晉復祖其故智叨冒無慚不幾令今之笑逆璫者未已而復令後日轉相笑哉卽在晉所執以爲名不過曰奢尙狂逞之日正其備員樞貳之時職掌所係自應爾爾然臣正以職掌所在未有可與邊徼其功而不與邊徼其罪者且在晉考選高捷止三年半俸耳楊維垣受其重賄把持朝政

虛冒軍功遂爾考授台列今河間府推官馮名世俸更

不及二載亦復施此伎倆以川功自陳俄而取旨俄而部覆矣轉盼之間非省卽台躍冶不祥莫此爲甚總之錢神原有靈情面遂爾大熱誰肯爲皇上存此一段公道也更新嚴諭今次考選除崔魏摧折者不妨從公優異餘俱以實俸爲主不得概爲減免以滋倖竇違者許言官叅奏庶法紀明而新政肅也

崇禎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邊事廢弛日久樞臣方拮据料理未可苛求考選一主實俸曾經摧折者稍減三兩月用示優異其餘何得疏微馮名世查川功虛

實奏覆該部知道

六

五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吳玉謹奏爲樞臣欺隱甚明飾辨非法謹再爲糾參以祈聖鑒事臣前月二十一日有樞臣叨冒一疏以糾川功之濫觴併大同之欺隱蓋深咎其無功受賞則賞不爲勸有罪得隱則法不爲平爲我皇上整肅法紀意甚殷也奉聖旨邊事廢弛日久樞臣方拮据料理未可苛求夫不咎其隱匿而止言其拮据一疏讀之不勝駭異是何敢於無容辨處飾辨業已欺後復欺也臣請再就其言一折之可乎夫錦衣世襲原非尋常恩賚必有邊功始可膺及祖制原甚嚴也川功之敘在晉以攝符數月者叨此異數如使正席中樞終始三案又將何以賞之耶此而猶爲減抑謂誰爲叨冒耶至於所敘加級加賞如苗思順等有到任在去年者有到任在今年者一概敘之豈一敘之力卽爲功耶此而猶非冒濫耶又言拮据艱辛之狀微臣不知乃微臣今始知之矣知其摧鋒陷陣戮力封疆豐功偉烈高出寰宇區區一錦衣世襲豈足以酬之必如魏忠賢上公之錫三爵之加始足以答元勲耳臣之茫昧臣甘任受之矣至大同之失事在五月晦日我皇上之召對在六

再糾王在晉疏

月二十七日相距幾及一月插會慘殺之形狀通國盡知而在晉當日面奏時果言其屠戮二三百里乎果言其血成川而屍成山乎果言撫鎮諸臣當治罪當正法乎乃曰非欺隱其誰信之卽以記註論在晉所奏言大同一帶地方果被搶殺自著按臣從實勘奏今遣卻按臣勘奏一語以果被搶殺四字爲不隱匿似此伎倆不獨欺隱而又支吾矣又奏曰大同城外虜至不及收斂搶掠人口頭畜事誠有之此卽臣疏中搶戮不多之話頭復云幸城郭得完所全實多又卽臣疏中爲督撫鎮臣極力遮飾之明証至後一段如有殺戮別情臣必不敢互爲隱匿彼處鄉官御史李柄見在皇上試一召問便自可知等語記錄中盡皆刪去總括以語至數十有言一語在晉其忘之耶御史李柄豈不可問耶數十有言又何語耶想我皇上於當時召對光景尙自可遙憶也而在晉謂以彼爲欺瞞彼不敢任又誰任受也夫出於在晉之口入於諸臣之耳事之暴白於大庭者尙如此百爲粉飾而大同之邊情無怪乎敢爲遮匿而不明白剖陳也總之在晉彌縫術工欺匿贍大始之欺欺我皇上之所不知也尙爲罪臣畏法之私今之欺又欺我皇上之所知也益爲奸臣支吾之巧其能逃我皇上之

明鑒哉至於邊情之隱欺是爲何情撫鎮之庇護是爲何故臣更不必深言之也謹就其辨疏再爲參駁伏祈聖鑒施行

崇禎元年九月初二日具題奉聖旨秋防正嚴武場屆期王在晉著速出料理吳玉不得苛求該部知道

辛